

新时代之歌

喜马拉雅的寒流袭来,大雪不期而至,西藏的冬天来得早,来得急。下土杜富强回到连队那天是10月31日,距离大哥杜富国在雷场英勇负伤已经过去整整20天。

20天在生命长河里不过是白驹过隙,但对于杜富强来说却太过漫长,有时甚至是一种煎熬。在陪伴大哥和父母的这些天,他思考了很多之前不曾思考的问题,这个年轻的士兵眉宇间也多了一份凝重和成熟。

10月11日下午,云南省麻栗坡县某扫雷现场,中土杜富国和战友艾岩发现一个部分露于地表的弹体,初步判断是一颗当量大、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,且下面可能埋着一个雷窝。接到“查明有无诡计设置”的指令后,杜富国命令战友艾岩:“你退后,让我来!”正当他小心翼翼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时,突然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弹体发生爆炸,他失去了双手和双眼。正是由于杜富国的这一挡,艾岩仅受了皮外伤。

杜富强得到消息是在10月12日,连队指导员母科支开其他战友,单独告诉了他,并塞给他一万块钱,“家里有急事,你先拿去用”。

批假一路绿灯,但走出西藏大山并不容易,连队到团部40多公里走了2个小时,团里到山南区5个小时,山南到贡嘎机场1个小时……入伍第一次回家,杜富强完全没有其他战友休假返乡时的喜悦。沿途的高原美景,雪山、牦牛、雅鲁藏布江,在他眼里都失去了颜色。他想象着哥哥的痛苦,思量着安慰的语言,辗转难眠,惴惴不安。

一路辗转奔波,到达云南开远与家人会合已是15日凌晨2点。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,兄弟重逢。杜富国两只眼珠摘除,脸上包着厚厚的纱布。听见弟弟来了,他用虚弱的声音说道:“赶路辛苦了,早点休息。”通过父亲的描述,杜富国得知弟弟长高了,精神了,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。两年没见了,之前杜富强曾无数次想象过这次重逢,但他万万没想到会与哥哥在病床前相聚,更想不到哥哥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了。此情此景,让杜富强心如刀绞,他久久地站在哥哥床前,一言不发。

20天来,杜富国日夜都在顽强地与伤

病作斗争。家人探望的时间极为有限,但每次见他,他都很坚强,有时还反过来宽慰弟弟,并鼓励杜富强“在部队好好干”。上一次兄弟面对面,还是在2016年8月。杜富国休假归队的前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,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。

小时候,杜富强就喜欢跟在大哥屁股后面,大哥干啥,他就学着干啥。在他的印象中,大哥能吃苦,也很坚强。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,杜富国初中毕业就辍学,入伍之前当过修理工。杜富强记得有一次维修工程机械,哥哥从晚上8点忙到第二天早上8点,回到家时全身上下满是油污。

在杜富强眼里,大哥一直是自己的偶像。那一年,杜富国春节休假,带了一套春秋常服回家,杜富强别提有多羡慕了,要求穿上拍照。杜富国笑呵呵地说:“你想穿,以后当了兵,天天都可以穿。”

杜富国的一句“玩笑话”却在弟弟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,几年后,杜富强也穿上军装,追随着哥哥走上了从军之路。杜家兄弟先后披红戴花参军,在家乡传为美谈。父亲杜俊心中一直有个未曾实现的从军梦,如今一提起儿子在部队的成长进步就喜上眉梢。

杜富强上高原前夕,大哥千叮万嘱:“到了部队好好干,能学到很多东西。”

杜富强刚入伍时,基础的引体向上课目只能拉5个,他不甘落后,自己施压“加餐”,直至达到良好标准。当兵2年,杜富强荣获嘉奖1次、获评优秀义务兵1次。

虽然与哥哥相隔千里,但兄弟两个常常在微信里交流。哥哥参加扫雷3年多了,随着扫雷装备的改进,扫雷业务技能的提升,扫雷官兵负伤率呈现下降趋势,但每天看似平凡重复的工作,仍时时面临着生死考验。刚到部队时,哥哥曾说过在雷场上老兵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“看我的”“让我来”,还说自己的大队长陈安游说:“扫雷官兵个个都是惊天动地事,做默默无闻人”。因此,这次危险时刻哥哥的选择杜富强并不意外,哥哥一直是他心中的英雄。

回到边防,战友们都关切地询问大哥杜富国的情况,休假在家的班长李守杰专门打来电话安慰,同年兵王健开门见山地问“手里缺不缺钱”,大家的关心

■李国涛 李小彬

让杜富强感到心里很温暖。

杜富强牵挂着哥哥的伤情,休息时间,他常翻看手机里大哥的照片。看着看着,泪水便不知不觉间打湿了眼眶。

“在部队好好干!”这是告别时哥哥对自己说的话。这样的话,大哥以前说过很多次,但这一次格外触动自己。这句话杜富强理解为坚持,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他所在的西藏山南分区边防某营六连,处在深山峡谷之中,距离最近的村庄有18公里,偏僻、孤寂。当兵两年多了,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

探家回到连队之后,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在杜富强眼里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当他想到哥哥排雷时的那句“你退后,让我来”,便想起这样的话自己也常常听到。在营里,常常扮演这样角色的是营长余刚。杜富强记得很清楚:有一次余营长带队巡逻,摸黑行进时,哪里有什么危险,他就挡在哪里,指挥人员一一通过。

一等功臣余刚是杜富强的接兵干部。余刚的戍边故事一度成为杜富强和战友们休息时热议的话题。新兵下连,杜富强有幸分到余刚所在的营,有幸成为巡逻队伍中的一员。

该营的巡逻路在西藏军区最苦最险。一条巡逻路悬挂于绝壁之上,官兵们要徒步行军3天2夜,途经10余条冰河,37处险隘需借助攀登绳,26处崖壁需架设悬梯。另一条巡逻路需翻越5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,一路上雨雪不定,官兵们平均负重70多斤,翻山越岭5天4夜。这条巡逻路在西藏俗语中意为“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战士罗国稳、古怒先后牺牲在巡逻路上。在2005年7月的一次巡逻中,古怒为救战友被落石击中,光荣牺牲,年仅19岁,比杜富强现在还小2岁。哥哥受伤以后,杜富强突然感到,这些英雄离自己这么近,像哥哥一样。

巡逻,杜富强入伍2年多来参加了7次。没有刻骨铭心的生死经历,有的只是些小插曲,至少在他看来并不算什么。去年的一次巡逻,攀悬崖梯时,由于长时间徒步负重,杜富强头晕了几秒,他下意识地抓住悬梯,恢复之后若无其事继续前进。在他的脚下,是约4层楼高的绝壁,翻腾的浪花拍打着暗礁。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当时的情景,他也并没有

对大家说。巡逻遇险,对战友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。

巡逻虽苦虽险,杜富强每次都极力争取。在连队有一句话,没走过巡逻路,算不上真正的六连人。同年兵里,他不是第一批走上巡逻路的人,略有遗憾。连队集合站队,杜富强1米65的身高,并不出众。连队干部看他身体单薄,担心他体能跟不上,吃不消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杜富强出生在贵州大山里,小时候放牛,追着牛群满山跑。第二次提交申请,杜富强终于如愿以偿。

兄弟俩彼此之间有着默契,工作上的苦和累在电话里不说。排除雷患与边境巡逻,都是刀尖上的舞蹈。“注意安全”4个字被提及的频率最高。兄弟俩话不多,情谊似海深。

在西藏,躺着就是奉献。这句话杜富强并不认同。在连队荣誉室里,摆放着一面“二等功臣连”的锦旗。“躺着永远换不来沉甸甸的荣誉。”杜富强说。

回家探望哥哥期间,杜富强和父亲杜俊受邀去了一趟杜富国所在部队,走一走扫雷现场,看一看老山前线。在老山作战纪念馆里,讲解员说:“老山前线,一位军分区领导亲自把儿子送上战场,牺牲了,又把女儿送上战场……”听罢,杜富强的眼泪差点没掉出来。一旁的父亲沉默不语,他应该有着同样的情怀。

如今在事发的雷场,扫雷工作继续有序进行,艾岩和战友们仍在并肩战斗。按照惯例,排除雷患后,他们会手拉着手走过扫雷的区域,以证明这里安全。只是这一次,杜富国将缺席胜利时刻。

历经3次手术,如今杜富国已经能正常地行走。此时,远在雪域高原的杜富强报名参加上级高级射击比武集训,准备在更大的舞台上锻炼自己。哥哥杜富国曾对他说过:“当兵2年,想回家;当兵5年,习惯于这个岗位;当兵8年,爱上这个职业。”显然,哥哥已经爱上了军人身份,不然也不会有“你退后,让我来”的英雄之举。

有了英雄的大哥,身处英雄的部队,更要做英雄的自己。“好好干!”哥哥的话杜富强记在心中,他为自己定下目标,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,像哥哥那样,当个好兵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2月17日,对于我和父亲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1959年2月17日清晨,父亲与1500多名参加核工业建设的工友,乘坐专列离开上海火车站,向祖国西南腹地驶去。加入国防重点工程这支特殊的队伍,要经过组织上严格的审查。要求思想进步,出身好,技术精湛,能独当一面。父亲完全符合这些选拔标准,他还是上一年度上海市长宁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。

时年23周岁的父亲,已经是一位具有8年工龄的五级木模工。从事核工业建设,就意味着可能受到放射性污染。那可是与死神在战斗!可父亲并不畏惧,能为制造国家尖端武器出力,是他一生最引以自豪的事。

1964年10月16日,我国成功试爆原子弹。父亲回忆道:那天夜里,厂党委王书记激动地说,我们有了自己的核武器,腰杆子就硬了。父亲和他的工友们都哭了,那是高兴的泪花,因为这里面有自己付出的辛劳和汗水。

9个月后,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座铀矿急需木模工,父亲又带着全家人来到了离伽马射线更近的地方,成为第一线的生产者。

父亲一到矿山,就连续奋战20天,出色完成了供水管道的模具制作任务,接下来的翻砂、开炉、浇铸都极为成功,从大江引水工程大功告成,终结了建矿两年多无自来水的历史。望着水龙头里流出的清纯江水,父亲开心地笑了。当年,父亲就被评为矿先进生产者。在以后的时间里,父亲20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,在单位以工作兢兢业业闻名。

我自懂事起,就知道这样一个再明白不过的戒律,再贵重的食物,只要不小心掉在地上就不能吃了,因为泥土上有伽马。人们谈到伽马射线,就像谈虎色变。这东西,看不见,摸不着,却有毒、有害。家属和小孩都生活在生活区,从来不准进入生产区。我长到15岁入了团,当上班干部后,父亲很郑重地告诉我,我们这个矿山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,你现在是大人了,可以告诉你,我们这里生产原子弹所需要的原料:铀。完成初加工后,再送走。

少年时代,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。我是第一届矿山子弟中学的学生,我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名叫王守义的老技术员。他发现我在英语单词下面用中文注音,问我是谁的儿子?我回答道:父亲是二车间的工人,叫杨焕昌。他一听就肃然起敬地说道:你爸爸是一个对工作精益求精的人,他的木模工艺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你要像你父亲那样敬业,学习英语不能怕困难,注上中文,怎么能读准音标呢?王老师的教诲令我终身难忘。

1979年2月17日清晨,我与战友们来到了西南边疆,时年18周岁。这一天与父亲出征的那一天,正好整整相隔了20年。这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巧合,却是神圣事业的对接,是父子同心的见证,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。

这一天,我和父亲相隔千里之遥,当时我一心想着保卫边疆安宁,无暇顾及家人,可父亲却牵挂着我。他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我的情况。

退伍后,我来到父亲的单位,子承父业,成为一名核工业战线的新战士。有一天,我们几个矿山的第二代建设者去看望了第一任党委书记王治平伯伯。当我

伴你走向阳光

■路景顺

又是一年退伍季,亲爱的战友就要分别,泪水打湿了男子汉的刚毅。忘不了,我们风雨同舟,苦辣酸甜,共品人生百味;忘不了,我们朝夕相处,同甘共苦,胜过手足兄弟;忘不了,我们摸爬滚打,擒拿格斗,共创骄人战绩。

看,那即将退伍的老兵抢着去站最后一班岗;看,那刚做过手术的班长要求去参加最后一地大演习。这是凝于血脉中的担当,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强,军旅岁

闪光的日子

杨勤良

说到父亲的名字时,他突然站起来并紧紧握住我的手,问我父亲身体好吗,并说杨师傅是咱们矿里的大功臣。那一刻,我心中对父亲的崇敬又加深了几分。

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4周年纪念日的那天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决定,给长期奋战在国防科研试验第一线的6000多名军官、干部、职工颁发“献身国防科技事业”荣誉证书、奖章,以表彰他们做出的杰出贡献。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,自己也荣幸地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。对于比金子还贵重的证书、奖章,他爱不释手,像生命一样珍惜着。

经过工伤断指、肝病的折磨、恶劣环境的摧残,父亲可谓是九死一生。60岁那年,他患上了喉癌,经过手术切除了声带,命保住了,说话却大受影响,靠一根管子呼吸。父亲很顽强,坚持锻炼身体。他担任老年门球队的队长,是主力队员,经常参加各类比赛。平日里,每每参加到核工业建设,父亲都有说不完的故事,有道不尽的报国情怀。他从不后悔当年放弃大城市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,来钻山沟,反而认为自己能参加尖端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,是极其光荣和伟大的事业。

父亲的“2·17”,是他人生的转折点。近60年过去了,耄耋老翁依然精神矍铄,关心国家大事,满怀拳拳爱国之心。我的“2·17”,也已过去近40年了。年近花甲的我依然笔耕不辍,激扬文字,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!

我们家每年都把2月17日这一天作为重要的日子来纪念。前段时间,社会上的人在谈论谁是国家精神的创造者。家里也开展了讨论,我说像父亲那辈人就是,父亲听后摇了摇头,瞬间,又点了点头。他乐观而又坚定地:“不管怎么说,奋斗者最快乐!”全家人都不约而同地为父亲的这句话鼓起掌来。是啊,为国家、为民族而奋斗,每一个日子都是闪光的。

月的磨炼,让我们化茧成蝶,在强军的征程上携手前行。

难忘记,受伤时分队长背着我一路奔跑,任汗水流淌;难忘记,寒夜里班长为我掖好被角,让暖意盈怀。战友情似火,燃烧激情,教我永不放弃;战友情如水,清冽沉静,教我荣辱与共。这种生死与共是最美的华章,这种不朽的情谊地久天长。

泪水不知何时充满了我的眼眶,丝丝细雨打湿了我的脸庞。亲爱的战友,那些融进时光里的岁月都将刻在我的心上,永远在记忆中散发馨香。

挥手告别,扬帆远航。蓝天呼唤你展翅高翔,大地等你纵马驰骋,战友的情谊伴你一路走向阳光。

湖山远眺(中国画)

王信联作



长征

第4367期

热血军号

■李浦松

永不退膛

■鸣心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起床号、熄灯号、冲锋号、集合号……从入伍的那一天起,一串串高亢的军号声组成了军人军旅生涯中最鲜亮的音符。

战场上,军号就是最好的命令。一次,我在午休时采访一位老红军。下班时间一到,开饭号响起。老红军突然停下采访话题,神情激昂地聊起军号,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。他感慨地说,长征中,军号就是战场指挥的重要工具。

“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。前进、后退,左拐,右行,全靠军号来指挥,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。”老人讲述时,神情严肃,充满了对军号的崇敬。

种种军号声中,起床号是最具生命活力的,它是唤醒军营的每一个清晨。

我第一次听到起床号,是刚上军校时。一声哨响,班上几个从部队考上军校的老兵同学马上起床穿衣服,而我们几个学生兵还沉醉于梦乡中。班长着急地跑过来,一个个掀开我们的被子,大声地喊:“起床了!要出操了!没听到起床号响吗?”从此,我懂得了,起床号是军人开始一日生活的号令。

军号伴随着军人军旅生涯的每一天,深深地融入了军人的生命。2000年,我在一个驻军医院工作。某集团军的一位副连长突发脑溢血,倒在训练场上,被送往医院抢救。这位副连长是我认识的朋友,1998年我们曾一起在长江大堤抗洪。抗洪胜利时,我拿着个本子让并肩作战的战友留言。当时,这位副连长还是个士官,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下: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,被我笑之为狂妄,他却无声地报以微笑。那时,刚

从军校毕业的我,还理解不了他那颗炽热的兵心。

由于抗洪表现突出,他当年被保送军校,并提干。毕业后,他任副连长,意气风发。没想到,一场变故,他的军旅生涯戛然而止。开颅手术后,他昏迷不醒。医生说,他即使能醒过来,也很可能会是植物人。他的女友日夜夜流着泪,在他耳边呼唤他的名字。但他仍像婴儿般沉睡,毫无知觉。

他的老父亲,一个穿着旧式军装的老人,含着泪,凝望着随时会逝去的儿子,突然一下子想到了什么。他跑出医院,买来一个录音机,放在沉睡不醒的儿子床头,一遍遍地播放着起床号。

奇迹发生了。副连长一直紧闭着的双眼溢出了颗颗大颗的泪水。他还活着!他还有意识!老人激动地抱着儿子说:“儿子,爸就知道你是个好好兵,起床号一响,你就会醒过来的。”

此后,老人每天在儿子床边,定时播放起床号。两个多月过去,副连长终于醒过来了。随着副连长身体的恢复,每日清晨,伴着起床号,老人用轮椅推着不能行走的儿子出去散步。像孩子般重新学说话的副连长,一遍遍地喊着“一二一、一二一……”,老人逢人便说,我儿子这是在出操呢。

军号声声,早已深深烙刻入军人的灵魂。如今,军号声由广播室每天重复播放,军中再无司号兵,但这并不影响军号在军人生命中的分量。许多转业或者退伍的军人,把军号声设置为手机铃声。只要听到军号声他们就会想到,不管是否脱下军装,自己的骨子里永远流淌着一个军人的热血,此生不渝。

而我,亦是在军号声中成长。从军校学员,到军中白衣天使,再到机关干部,十多年的军旅岁月,我习惯了每天在嘹亮的起床号中整装出发,昂首上路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虽脱下军装,但我是永不退膛的子弹
我的前辈是诞生在南昌城头的忠勇儿郎
我传承他的家风 沐浴他的荣光
在播种和平的土壤里执着地生长

虽脱下军装,但我是永不退膛的子弹
我的信仰
是他用头颅奠基垦干堆砌的主碑
我的血性
是他亲吻枪口封堵罪恶的胸膛
我的凯歌
时常奏响在他驰骋疆场梦的心房

虽脱下军装,但我是永不退膛的子弹
他那赤红的基因早把我通体尽染
我咬定青山的忠诚
我托举梦想的脊梁
我的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
我的年少轻狂、血气方刚
都是他生命磁场释放的狂想曲
都是他催我奋进的战鼓激荡

